

# 鬼車鳥考

楊蘇之  
(本會會員)

**摘要** 九頭怪鳥的傳說在中國流傳久遠，通常被認定是一種身有九頭的大凶妖鳥，即在俗諺中亦多所聞。其異名頗多，而最常見者為「鬼車鳥」。本文不探究九頭鳥傳說在神話、信仰、民俗等方面的意義；僅從相關記述，推斷「鬼車鳥」原型應為一種梟（貓頭鷹）。因其係夜行性鳥類，且鳴聲怪異，常人只聞其聲而不見其形，不免以訛傳訛。又經數千年的編造附會，遂致本來面目無從辨識。

**關鍵詞** 鬼車鳥、九頭鳥、鷓鴣、《本草綱目》。

## 一、前言：

諺云：「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此語頗涉畛域成見，不欲置評。然則舊籍中關於「九頭鳥」之說比比皆是，且異名特多，至少有渠逸鳥、蒼鷗、奇鷗、逆鷗、姑獲鳥、乳母鳥、夜行遊女、天帝少女、無辜鳥、隱飛、鬼鳥、謫謫、鉤星等等，而最為常見者則是「鬼車鳥」。

之所以異名雜陳，應是以傳說中的「九頭鳥」為本，展轉攀附牽扯，遂至眾說互相糾葛雜揉，既無復能見本來面貌，更難以理清頭緒。

天壤間自然不可能有九個頭的怪鳥，其說或始於楚民族的「九」數字及鳳鳥崇拜、或又經他民族轉而目為妖邪、或再衍成古老的厭勝習俗。<sup>1</sup>要之，「九頭鳥」之說，於神話、信仰、民俗禁忌等範疇，固然頗有可資鑽研的空間，然而這些並非本文重點。茲欲探究的是，此物究竟是憑空虛構，抑是原有其物而以訛傳訛，以致迴不可識？

既不欲牽扯怪力亂神，故對於諸多難以指涉、甚至頗有憑空臆造之嫌者，諸如《山海經》、《玄中記》之類的記述，皆盡量置而不論。

## 二、《本草綱目》中的鬼車鳥

《本草綱目·禽部·林禽類》有「鬼車鳥」一款。其「釋名」部分，作者據《本草拾遺》及《白澤圖》，謂別名為鬼鳥、九頭鳥、蒼鷗、奇鷗。又補充己見：「時珍曰：鬼車，妖鳥也。取《周易》『載鬼一車』之義。似鷗而異，故曰奇鷗。」<sup>2</sup>

「集解」首引唐陳藏器《本草拾遺》：「鬼車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家，收人魂氣。相傳此鳥昔有十首，犬嚙其一，猶遺九首。其一常滴血，血著人家則凶。荆楚人夜聞其飛

---

楊蘇之，業餘研究生物史，為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電郵：yang0904@pchome.com.tw

<sup>1</sup> 參閱〈鬼車鳥〉。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917963.htm>。

<sup>2</sup> 《本草綱目》頁 1484。

鳴，但滅燈打門捩狗以厭之，言其畏狗也。《白澤圖》蒼鷓有九首，及孔子與子夏見奇鷓九首，皆此物也。《荆楚歲時記》以為姑獲者非矣，二鳥相似，故同為鬼鳥。」<sup>3</sup>

又謂：「鬼車狀如鷓鷯，而大者翼廣丈許。晝盲夜瞭，見火光輒墮。按劉恂《嶺表錄》云：『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交，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聲如刀車鳴。愛入人家，鑿人魂氣。血滴之家，必有凶咎。』《便民圖》云：『冬月鬼車夜飛，鳴聲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巢，主晴。』周密《齊東野語》云：『宋李壽翁守長沙，曾捕得此鳥，狀類野鳧，赤色。身圓如箕，十頸環簇，有九頭，其一獨無而滴鮮血。每頸兩翼，飛則霍霍並進。』又，周漢公主病，此鳥飛至砧石即薨。嗚呼，怪氣所鍾，妖異如此，不可不知。」<sup>4</sup>

以上通篇幾乎全為引據各家舊說，縱未明標出處者，實際上亦皆有所本，除了最後幾句感嘆語外，可說並無任何己見。《本草綱目》向以重實證而不輕信舊說著稱，筆法如此頗不尋常，應是李時珍難以理解，只得臚列舊說聊備一格。既不知其為何物，自然無從論及氣味（藥性）、主治，遂與鳩、姑獲鳥、治鳥等同屬不可解者並列，含混稱「諸鳥有毒」。

舊籍又多將此物與「姑獲鳥」混為一談，《本草綱目》則分隸二款。且列舉姑獲鳥的異名有：乳母鳥、夜行遊女、天帝少女、無辜鳥、隱飛、鬼鳥、謔謔、鉤星等等。<sup>5</sup>或許李時珍以此等怪鳥多僅「能收人魂魄」，而無「九頭」之說，故不認為即是鬼車。

總之，舊籍中有關此類怪鳥的記述紛不勝錄，其傳抄過程又屢經偽託、臆改、混淆，以致欲事理清頗難措手。而李時珍雖因時代所限，不可能對諸多同物異名、同名異物，乃至牽扯比附、夾纏不清的物種覈實無誤，但不失為近古以前最具科學理性的學者之一。為清眉目，姑以羅列較有次第的《本草綱目》為基準，從而推擴案考之。

### 三、蒼鷓與奇鷓

《本草綱目》於「鬼車鳥」釋名，引《白澤圖》作「蒼鷓」。據《正字通》：「蒼鷓。一名鬼車鳥、一名九頭鳥，狀如休鷓，大者廣丈許，晝盲夜瞭，見火光輒墜。」<sup>6</sup>《正字通》實出明張自烈，時代與李時珍接近，所摭引舊說未必能超出《本草綱目》的範疇，其稱「蒼鷓」來由，當亦同於李時珍所據的《白澤圖》。

有關鬼車鳥記述之引《白澤圖》者，首為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鷓，《帝鷓書》謂之逆鷓。」<sup>7</sup>文中僅謂《白澤圖》有此名稱，而未細述其性狀。段成式可能因其與鬼車同有「九頭」特徵，故認定是同物。

《白澤圖》作者不詳，《隨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其原書早佚，即在明末亦未必仍存，今本實為輯佚夾雜偽託而成。《酉陽雜俎》則頗為知名，疑李時珍並未親見《白澤圖》，僅是從段書中引錄而已。然而九頭之說既屬無稽，即使《白澤

<sup>3</sup> 全上。

<sup>4</sup> 全上，頁 1485。

<sup>5</sup> 《本草綱目》頁 1484。

<sup>6</sup> 《辭海》艸部「蒼鷓」條引《正字通》。頁 2502。

<sup>7</sup> 《酉陽雜俎》卷十六《羽》。頁 1061。

圖》復見，亦不可能從而判別「蒼鷺」本為何鳥。

《本草綱目》又說：「似鷓而異，故曰奇鷓」。因而應先釐清「鷓」是何物？

《爾雅·釋鳥》：「鷓，麋鷓。」晉郭璞注：「鷓，今呼為鷓雞。」宋邢昺疏：「麋鷓，今呼鷓鴣。」<sup>8</sup>郭、邢皆僅言「今呼」而未描述性狀，頗難令人理解。

九頭之說，至遲晉時已有。郭璞〈江賦〉：「若乃龍鯉一角，奇鷓九頭。」李善注：「劉駮〈玄根賦〉曰：『一足之夔，九頭之鷓。』」<sup>9</sup>九頭怪說且置不論，僅從郭賦可見此物進出大江，因而「鷓」應是一種在水邊覓食的鳥類。

《本草綱目·禽部·水禽類》有「鷓雞」款，李時珍略引前人記述後即斷然直書：「鷓，水鳥也，食於田澤、洲渚之內。大如鷓，青蒼色，亦有灰色者。長頸高腳。群飛。」<sup>10</sup>其落筆的自信迥非談鬼車鳥時可比。今人周鎮依據此段敘述，認定其應為白頂鷓 (*Grus viplo*, White-naped crane)，<sup>11</sup>其說或是。即使不然，亦當為某一近緣物種。

然則鬼車若果「似鷓而異，故曰奇鷓」(或如《西陽雜俎》引《帝鷓書》所稱的「逆鷓」)，就只宜理解為鷓的近緣物種，推而廣之，或許可再包含鷓、鷓等具長頸高腳特徵的水鳥。但這類鳥皆為晝行性，與鬼車重要特徵之一「晝盲夜瞭，見火光輒墜」明顯牴觸。因而「鷓」若為白頂鷓或其近緣物種，這種「似鷓而異」者就不應為鬼車原型。

或係因兩種鳥皆有「九頭」的怪說，遂為後人雜混而一。

#### 四、鷓鷃、流離、鷓鷃

《本草綱目》又說「鬼車狀如鷓鷃」。《辭海》「鷓鷃」條：「(*Otus japonicus*) 動物名。屬鳥類猛禽類，為鷓鷃之最小種類；亦作休留，以其鳴聲速轉如休留休留，故名。」<sup>12</sup>其說不知所據，而今學界所稱的「鷓鷃」，通常係指 Pigmy owl (*Glaucidium brodiei pardalotum*)。但鷓形目種類太多，古人又無今日的嚴謹分類概念，必欲指實為某一特定物種似乎過於武斷，故兩說都未必確然與古人所認定者契同。惟鷓鷃為鷓鷃之小型者自屬無疑。

就古人的認知而論。《說文解字》：「鷓。舊或从鳥，休聲。」<sup>13</sup>未釋其義。「鷓。鳥少美長醜為鷓離、从鳥留聲。」<sup>14</sup>因而古人又有「鷓離」之稱，其鳥與鷓鷃可能是同物異名，也可能是指某個或某些近緣物種。

古籍字詞多同音通假，故又作鷓鷃。《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為鷓鷃。」<sup>15</sup>又或作流離。《詩·邶風·旄丘》：「瑣兮尾兮，流離之子。」<sup>16</sup>

數說並觀，則《詩》多感興比附借題發揮，詳釋名物非其重點；《說文》著重音義，而其說顯然是襲《爾雅》而來。

<sup>8</sup> 《十三經注疏》第八冊。頁 188。

<sup>9</sup> 《文選》頁 60。

<sup>10</sup> 《本草綱目》頁 1428。

<sup>11</sup> 參閱《鳥與史料》頁 191。

<sup>12</sup> 《辭海》頁 5315。

<sup>13</sup> 《說文解字注》頁 146。

<sup>14</sup> 全上，頁 152。

<sup>15</sup> 《十三經注疏》第八冊。頁 188。

<sup>16</sup> 《十三經注疏》第二冊。頁 94。

據《爾雅》郭璞《疏》：「鳥少至鷓鴣。釋曰：鳥之少爲子而美，長食母而醜，其名爲鷓鴣，猶留離者。」<sup>17</sup>又據陸機《疏》：「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sup>18</sup>郭璞、陸機皆晉人，由陸說可知當時固認定其爲梟的異名。二說皆指其「長而食母」，郭說且謂因此而稱「少美長醜」。梟食母的講法不知始於何時，而由兩說可證晉時即然。此係觀察未周致誤，不待辨，然而細加推究，則鷓鴣之「少美長醜」，其實並非因其「不孝醜行」而來。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之意，鄭玄解爲：「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sup>19</sup>此語前段大致不誤而稍嫌未盡；後段則顯然受〈訓詁傳〉影響，強欲牽扯義理以致越解釋越模糊。倒不如高本漢解釋之直接了當：「尾」同「媿」，美好義，即形容流離的小鳥年輕美麗。<sup>20</sup>

因而《詩·旄丘》形容這種鳥幼時甚美，《爾雅·釋鳥》則謂長成變醜，皆僅指其外型而已，並未涉道德價值判斷。前引《爾雅》陸機疏所指實的梟，正合乎此一特徵。梟或作鴞，俗稱貓頭鷹，種類繁多。其鳥幼時多爲全身細白絨毛，可稱「少美」；長成模樣與常鳥相較則頗爲怪異，故可稱「長醜」。

既稱「鬼車狀如鷓鴣」，而鷓鴣實爲梟的一種，故其原型自爲一種貓頭鷹無疑。

## 五、「鬼車」命名由來

鬼車鳥的原型爲梟，考辨既已如前，尚須探究的是何以有此異名？

「鬼車」命名之所由，李時珍謂係「取《周易》『載鬼一車』之義」。其言出於《易》睽卦彖辭：「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此段文句與鳥類全然不相干，若謂係論其卦爻的意旨，則因治《易》者流派繁雜，各自論數、觀象、推理，索解言人人殊。不聞李時珍曾涉足《易》學，更不知其所宗何家，難以據爲按驗。

然而除《本草綱目》外，前此無人提及其命名係由「載鬼一車」而來，故頗疑李時珍只是望文生義，並非確有所據而云然。實則「鬼車」之名應與其鳴聲有關。

前揭《本草綱目》引《便民圖》（應爲《便民圖纂》）說：「冬月鬼車夜飛，鳴聲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巢，主晴。」《便民圖纂》作者鄭璠仕至河南右參政，其書蓋成於弘治年間，在《本草綱目》之前僅數十年。此說顯示作者頗知這種鳥慣於寒冬之夜且飛且鳴。姑不論是否真的可卜晴雨，但作者不言凶咎，自然是確知其物。惟未對其鳴聲作描述，不免稍憾。

據唐劉恂《嶺表錄異》：「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又引《荆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sup>21</sup>（按：今本《荆楚歲時記》佚此段。）是則鬼車飛鳴而過時，其聲必特異而爲人所惡聞，故須多方消禳以化解其戾氣。

<sup>17</sup> 《十三經注疏》第八冊。頁 188。

<sup>18</sup> 全上。

<sup>19</sup> 《毛詩鄭箋》頁 16。

<sup>20</sup> 參閱《高本漢詩經注釋》頁 100。

<sup>21</sup> 《嶺表錄異》頁 42。

《酉陽雜俎》則說：「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也。」<sup>22</sup>具體言其聲如「力車」。惟此一「力車」極可能是「刀車」的誤刊。<sup>23</sup>

又據宋周密《齊東野語》：「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作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為災咎。故聞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睹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距主第擣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懼，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為不詳也。此余親聞之副駢云。」<sup>24</sup>

此段記述往往為後世之談鬼車者所引據，其荒誕怪異處不置論，須注意的是其中數端：「聞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鮮有睹其形者」等，顯示其聲特異，且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六一翁」即歐陽修，其詠鬼車詩未見，然而「曲盡其悲哀之聲」句，已明指其鳴聲的特徵；至於「哀鳴啾啾」，則更不用說了。

再有一則鬼車聲哀的佐證，李時珍身後數十年，天啓間邱報有謂：「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sup>25</sup>其事後文再說。要之，鬼車之聲「甚哀」，古來形容其鳴聲者皆無異詞。

鷓鴣的鳴叫聲是否可用「甚哀」形容呢？此一問題往昔或須頗費口舌解釋，如今則不然。就筆者的經驗以及詢諸好友，多謂其靜止時，因物種不同而作低沉的「呼、呼、呼」或「哺、哺、哺」聲。而當其激動興奮時則又不同，《鳥類網》錄其中三種的叫聲，大致如：

縱紋腹小鴉：「歐——歐——歐——」

倉鴉：「呵、呵、啾——」

灰林鴉：「啖、啖、偶——」<sup>26</sup>

鷓鴣種類各異，自無可能聲音全都相同，但激飛而過時大抵尖銳淒厲，用「其聲甚哀」形容尚屬貼切。尤其後二者時而斷續、時而高亢，頗如車輪軸未充分潤滑時發出的噪音，夜闌人靜時乍聞，實能令人毛骨悚然。所謂「聲如刀車鳴」，當即指此而言。

各種鷓鴣的活動恆在暗夜，人不見形影，徒聞其「如刀車鳴」的刺耳聲音劃空而過，若因之聯想為「鬼車」，實亦理所常有，無足為怪。

至若欲確指哪一種才是「正宗鬼車」，則應屬徒勞。鷓鴣近緣物種既多，古人無從辨別，也不可能細審其鳴聲的細微差異，必欲強究，勢將不免陷於穿鑿而難自圓其說。因而既無可能且無必要。

<sup>22</sup> 《酉陽雜俎》頁 1161。

<sup>23</sup> 《本草綱目》引《嶺表錄》（應為《嶺表錄異》）稱「聲如刀車鳴」。但今本《嶺表錄異》無此句，應是李時珍引據誤置。就文義言，「力車」不知所指，「刀車」當較合理。或是《酉陽雜俎》展轉抄、刊致誤。

<sup>24</sup> 《齊東野語》頁 2328。

<sup>25</sup> 《天變邸抄》頁 824。

<sup>26</sup> 《鳥類網》<http://niaolei.org.cn>

## 六、明末及臺灣的鬼車

李時珍撰《本草綱目》時，鬼車原型已為後起的大量怪說湮沒，竟成超乎生物常情的九頭妖鳥。或因自認無從理解，故姑臚列舊說，留待後來識者自辨之。

李時珍雖不識，而同時而稍後卻有識之者。天啓六年五月六日京師發生地震及大爆炸，時有「邸報」記其事。其中一則云：「京師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於觀象臺，尤異。」<sup>27</sup>

明代「邸報」例由通政使司編纂。此一災變過程特異，故「邸報」內容頗多光怪陸離而不可解者，但此段敘述鬼車鳥活動的筆法，較諸同資料的「城隍造冊」、「火神下座」之類，顯然甚為平實。<sup>28</sup>其所以聚集哀鳴，或係屬地震前動物常有的異常行爲，此不具論。重點是，在如此充斥怪力亂神的文件中，提到鬼車鳥卻未涉及任何妖異，足證其在作者心目中並非渺茫難稽的怪鳥。

更近而言之，臺灣亦有鬼車。清領時期騷人墨客偶於詩文中提及，但多用其意象而非具體敘述，不足據以案考，不引論。而諸多方志則多於物產中列有其物，信手拈來，至少有以下多種，依纂成年代臚列於後：

《重修臺灣府志》：「鬼車（俗名九頭鳥）。」<sup>29</sup>（康熙五十一年）

《臺灣縣志》：「鴝鵒。《嶺表異錄》曰：『鴝，又名鴝鵒。夜飛晝伏，能拾人爪甲以爲凶，凶則鳴於屋上；故人除爪甲必藏之。又名夜遊女，好與嬰兒爲祟。又名鬼車、又名魚鳥，能入人屋收魂氣。鴝鵒晝目無見，夜則目明。』」<sup>30</sup>（康熙五十九年）

《重修臺灣縣志》：「鬼車（俗名九頭鳥）。」<sup>31</sup>（乾隆十七年）

《續修臺灣府志》：「鬼車（俗名九頭鳥）。」<sup>32</sup>（乾隆二十九年）

《重修鳳山縣志》：「鴝鵒（即鴝鵒）、鬼車（俗名九頭鳥）。」<sup>33</sup>（乾隆二十九年）

《福建通志台灣府》：「鬼車，俗名九頭鳥。」<sup>34</sup>（同治十年）

《臺灣通志》：「鴝鵒，又名鴝鵒，怪鳥；大如鷹，頭目如貓，有毛角兩耳；晝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喚；聲若老人。《莊子》：鴝鵒夜撮蚤虱，察毫末，晝則瞑目而不見丘山。是也（《諸羅縣志》）。鴝鵒即鴝鵒（《臺灣府志》）。狀如母雞，有斑文，俗呼爲孤黃。子成，父母俱遭其食；不孝鳥也（《彰化縣志》）。貓頭鳥。《雜記》云：即梟也（《噶瑪蘭廳志》）。鬼車，俗名九頭鳥（《臺灣府志》）。」<sup>35</sup>（光緒二十一年）

以上所引，尚不包含僅列各種鴝鵒而不及鬼車者。諸說中，除《臺灣縣志》抄襲舊籍、《臺灣通志》總結前志之外，其餘提及鬼車時皆不涉怪異，而與梟、鴝鵒、鴝鵒等

<sup>27</sup> 《天變邸抄》頁 824。

<sup>28</sup> 專記此一災變的「邸報」內容不可解之處頗多，前人多有論列者。愚以爲或因時值魏忠賢亂政，有心者欲假「天變」儆帝，故以此怪力亂神的危詞闖入官文書。其詳可參閱〈王恭廠大爆炸座談會〉，本刊第十三期，頁 89~102。

<sup>29</sup> 《重修臺灣府志》525 頁。

<sup>30</sup> 《臺灣縣志》頁 39。

<sup>31</sup> 《重修臺灣縣志》頁 432。

<sup>32</sup> 《續修臺灣府志》頁 625。

<sup>33</sup> 《重修鳳山縣志》頁 317。

<sup>34</sup> 《福建通志台灣府》頁 227。

<sup>35</sup> 《臺灣通志》頁 174。

或分或合，則莫衷一是。所以然者，固是臺灣地區鴉形目鳥類共二科七屬十一種，<sup>36</sup>舊時文人無能細分其物種的差異；且重修、續修時多展轉因襲，並未實際進行「田野調查」所致。

不論如何，臺灣各種方志於敘述鬼車時多僅注「俗名九頭鳥」，並不言其確實有九個頭。要之，即使博雅如李時珍者亦對此一「妖鳥」莫名所以，但直至清末，縱然僻處海隅，仍多知鬼車其實是梟的一種，絕無任何妖異可言。

### 主要參考書目

- 李時珍《本草綱目》，鼎文書局（台北），民 62。  
許慎《說文解字注》，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民 63。  
阮元《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台北），民 54。  
鄭玄《毛詩鄭箋》，新興書局（台北），民 66。  
高本漢《高本漢詩經注釋》國立編譯館（台北），民 68。  
蕭統 輯《文選》，臺灣商務印書館（台北），民 57。  
段成式《酉陽雜俎》，新興書局（台北），民 63。（筆記小說大觀三編二冊）  
周密《齊東野語》，新興書局（台北），民 65。（筆記小說大觀十三編四冊）  
劉侗《嶺表錄異》，新興書局（台北），民 66。（筆記小說大觀十七編一冊）  
佚名《天變邸抄》，新興書局（台北），民 66。（筆記小說大觀十七編二冊）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48。（文獻叢刊 66 種）  
陳壽祺《福建通志台灣府》，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49。（文獻叢刊 84 種）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50。（文獻叢刊 103 種）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50。（文獻叢刊 113 種）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50。（文獻叢刊 121 種）  
薛紹元《臺灣通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51。（文獻叢刊 130 種）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民 51。（文獻叢刊 146 種）  
陳兼善《臺灣脊椎動物志》，臺灣商務印書館（台北），民 64。  
周鎮《鳥與史料》，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學會（台北），民 79。

收件日期：2010 年 12 月 2 日

定稿日期：2010 年 12 月 6 日

---

<sup>36</sup> 參閱《臺灣脊椎動物志》下冊，頁 215~220。

## Ghost-chariot Bird

Yang Ho-ji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Legends of Nine-headed Bird had been known in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 In popular imagination, it was seen as an evil bird with nine heads upon a single body. It was commonly called “Ghost-chariot Bird”. This article will not explore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creature. Through analyzing various accounts, this article has concluded that the “Ghost-chariot Bird” is actually a species of owl. Due to its nocturnal habits, it was seldom seen in real life, only its unusual screeches had been heard.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sights-unseen, its description had been altered beyond recognition.

**Key words** Ghost-chariot Bird, Nine-headed Bird,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